

我和中国有着久远的渊源。30 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我就自己组团来中国旅游,登上了向往已久的万里长城。那时候我在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及其它国家的事业发展得很成功,但对和法国文化历史同样灿烂的中国却知之甚少,所以想了解中国的愿望与日俱增。我也听说那时的中国社会环境还很封闭,老百姓生活艰苦,所以更想亲眼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记得 1978 年我第一次来到北京,走在大街上,看到中国人穿的衣服只有蓝、绿、灰几种颜色,他们像看到外星人一样好奇地盯着我,这情景现在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当时我非常吃惊和震撼。在中国走过几座城市后,我强烈地感到,中国人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认识中国。旅途中,我接触到的中国人都很纯朴、善良、友好,跟他们相处很容易,所以第一次中国之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我就有预感,中国需要变化、中国一定会变化!

中国有句俗语,叫作“有缘千里来相会”。我和中国有缘。1979 年 4 月,我受中国轻工业部邀请正式访华。那次我带来几位外国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场服装界和外贸界内部人士参加的服装表演,引起轰动,这更坚定了我要让中国人都能看服装展、帮助中国



这张摄于 30 年前的老照片,是皮尔·卡丹第一次访华时在北京街头的留影。行走在普通百姓中间的国际时装界大师,看着中国人色调单一、款式雷同的衣着,心生几多感慨……

亨廷顿与文明冲突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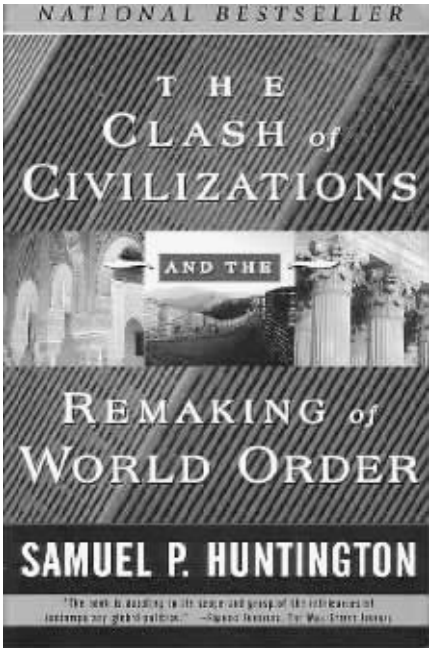
丁 刚

有的时候,一位有建树的学者,既可以给某个世界级难题提供一个完美的答案,也可以只是提出一个能够引发长久思考的世界性问题,亨廷顿或许就属于后者

2008 年 12 月 24 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逝世。哈佛大学网站上发布的这一消息,迅速引起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81 岁的亨廷顿教授被称为“近 20 年来美国学界最富争议的人物”,他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至今仍倍受关注,并引发激烈争论。亨廷顿出生于作家世家,父亲是编辑和出版商,母亲是短篇小说家。1946 年,19 岁的亨廷顿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并获学士学位,而后,他参加了美国军队。后来他又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亨廷顿曾参与创办《外交》杂志,曾在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任职。亨廷顿早就成为美国学界的“明星人物”,据说他当年曾以不到半年的时间完成博士论文,创下纪录。他 23 岁时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不到 40 岁就已成为哈佛大学教授。30 岁时他出版了《战士与国家》一书,77 岁高龄写就最后一部专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亨廷顿的每一部著作几乎都能引起强烈反响或热烈讨论,对美国公众舆论和国家政策产生较大影响。这在美国政治学界是不多见的。

多年来,亨廷顿致力于研究美国的国家特征和国家利益、国际政治中的文化和当代国际政治学、民主化等课题,著述颇多。1993 年夏,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他的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立即引起舆论关注。随后,他又发表了《后冷战世界的各种范式——假若不是文明还会是什么》等文。1996 年,他根据这些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写成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全书 367 页,后被翻译成 39 种文字,在世界广为传播。在西方国家的许多大学里,这本书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必读书。此书的另一特点是,它不是一本艰深的理论著作,而更像是一部普及型政治读物。

亨廷顿的基本观点是,21 世纪引起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也



1996 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封面上有三张照片:两侧是代表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建筑,中间是中国的长城。

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全球未来战争的导火索。他预言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是下一个热点问题,而下一场世界大战如果发生,将是一场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可能不是不同文明间更多的融合与认同,而是对不同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差异的更强烈的感觉。这本书的封面也颇具象征性,上面印着三张照片:两侧是代表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建筑,中间是中国的长城。

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前,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日裔教授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自由主义取得了胜利,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已经消失,自由主义的民主和市场经济是

让中国人走上 T 型台

皮尔·卡丹(法国)

作者简介:皮尔·卡丹,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创建了集设计、服装、文化、餐饮于一体的商业帝国。1978 年首次访问中国,此后来华近 40 次,成为将国际时装品牌引入中国的第一人。1981 年,在北京饭店为中国观众举办了第一场时装表演。1983 年,在北京开办了巴黎马克西姆餐厅。

培养自己的时装模特的决心。

当年的中国,由于经济落后,人们没有机会接触高级时装,甚至对时装模特和服饰表演还存有许多误解。我要让中国人学会欣赏时装、认识国际品牌的发展,更希望他们的服装色彩亮丽起来。不过我的举动也遭到不少人的质疑,有人认为我来中国是一个很不明智的冒险行为,甚至有人说我疯了。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刚刚摆脱十年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那时正戮力同心,努力工作,希望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后来,我荣幸地结识了非常能干的宋怀桂女士,她成为我在中国的总代表。她不辞劳苦地四处奔走,终于在 1981 年,北京饭店举行了我的第二场中国时装表演。此后,有关部门也开始关注我,当时中国轻工业部等机构给予我不少支持。

30 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大地发生的变化绝非三言两语能够道尽的。我每年都来中国,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中国人的勤劳智慧让我钦佩。如今,与我合作的中国工厂,已完全有能力生产出和巴黎一样精致、高档的产品。我经常在巴黎时装周上看一些很有潜力的中国设计师的作品,他们的设计理念 and 丰富想象力既前卫又具有国际水准。我最初开拓中国市场时,将我的设计授权给中国制造商,让他们从“复制”学起,这对提高中国本土服装设计有很大益处。我认为中国时装设计师具有很大发展潜力,他们的审美和创新意识需要舞台和时间逐步展示出来。

2008 年我观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场美轮美奂、跨越古今、充满想象力的演出令人如痴如醉,不论是音乐、舞蹈、服饰还是场景编排,都显示了

中国人在艺术、时尚领域的智慧和不断追求。

法中两国对彼此的历史、文化、甚至美食艺术是互相欣赏的。1983 年我将享有百年声誉的马克西姆餐厅“克隆”到了当时人均月收入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的北京,遭到西方媒体的怀疑。但这不能动摇我的信念,我希望通过这家



2007 年 10 月 20 日,皮尔·卡丹 08 春夏时装周发布会在敦煌鸣沙山的无限大漠上举行。

餐厅,不仅将法国餐饮文化介绍给中国人,让他们能感受原汁原味的法国风情;同时还希望这里成为一个社交沙龙,两国朋友可以在这里谈天说地、愉快交流。

我热爱艺术,这是设计灵感的源泉。法国与中国是西方和东方文化的两大杰出代表。当年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不远万里探险

中国,给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认识中国的窗户。我在意大利出生,也继承了这种品质——喜欢冒险和挑战。去年我参与制作、为北京奥运会献礼的法国现代音乐剧《马可·波罗——神游之旅》,不仅是为加深两国

文化交流,也是想借马可·波罗的探险精神和勇气来鼓励奥运健儿勇敢拼搏。我非常愿意为法中文化交流做点事情,这种交流能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加深友谊,是文化传播的使者。没有文化,时尚也就没有了内涵。我为自己能在其间发挥作用,感到无比快乐和幸福。

(李 琰采访整理)

本版责任编辑:王小光
电子信箱
gjfk@pd.people.com.cn

“新年好,中国!”在雅典一处布满希腊画作的寓所里,一位画家拿着画笔,面向东方,道出这样的祝福。

希腊画家阿列科斯·法西安诺斯是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他是雅典 2004 年奥运会邮票的设计者,也是希腊发行的纪念北京 2008 奥运会特种邮票设计者。他以深植于古希腊悠久传统之中的造型艺术风格,向世界展示着古老而常新的希腊文化,传扬着富有现代活力和生机的奥林匹克精神,对同样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方古国中国一往情深,心有独钟。

法西安诺斯以他极具特色的艺术成就,在希腊享有无可争议的崇高地位。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可以看到希腊的历史以鲜活的形态存在于当今。他笔下的作品既有当代风貌的希腊人,也有充满古代风韵的古希腊人,更有超凡入圣的古国神灵。

他以简洁的线条,把厚重、繁复的传统艺术解放了出来。那些身着现代服装的希腊人,仿佛刚从雅典国家考古

送上 新年祝福

杨少波

博物馆的大理石中脱身而出,带着伯里克利斯黄金时代单纯、静穆的神态,行走在今日的雅典大街上。

在他为北京 2008 奥运会设计的纪念邮票图案中,一侧是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的典型立柱,另一侧是北京鼓楼大屋顶建筑挑檐,在中间行走的,是一位手擎奥林匹克火炬的现代人,又仿佛是来自 2500 多年前的古希腊奥林匹亚之神。他笔下的许多形象,都是希腊特有的一个词义:“人一神”。那“人一神”头戴象征无上荣光的橄榄花环,手执象征和平安宁的橄榄枝条,把和平友好的信息从古希腊传送到现代的中国,在希腊立柱上,是传统的多里克柱头图案,在钟鼓楼的飞檐之间,是长城的垛口纹样,是中国的祥云图案……

“我喜爱中国,第一次到中国,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参观了故宫,登上了长城,所有的印象都是用语言难以表述的。只有身处那里,你才知道什么是中国。”

2006 年,阿列科斯·法西安诺斯的画展“律动的神”在北京金台艺术馆举办。那是他第一次到中国,他说:“中

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推入“寒冬”,文化产业覆巢之下,亦难全身。世界各地,剧院相继关闭,电影节停办,电影拍摄数量减少,日本动漫制作变慢,韩国影视盛景不再,美国好莱坞票房缩水,等等。

金钱是当今经济活动的“血液”,金融出了危机,各行各业均会“失血”。过去,世界经济经历“黄金 10 年”,血气过旺,虚拟价值炒得过高,现在回调,是理有所致,势在必行。历史上,欧洲曾盛行“放血”之术,大养水蛭。“放血”,有时也是治疗。

金融危机之下,各行各业都要准备“过冬”,文化产业亦不例外。文化产业与金融的直接相关度或不高,但经济一旦收缩,文化产业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因为文化消费的弹性较高,是收缩的首选之一。

在经济“严冬”中,文化产业的生存状态将发生什么变化,将如何适应和演变,都值得关注和研究。和所有产业一样,文化产业要准备过“紧日子”,要降耗增效,要增强应变能力,这是应对危机的不二法门。

以好莱坞首开先河的大投入、大制作模式恐怕要有所改变。其实,这类“视觉盛宴”,往往缺少直击人心的力

文化产业 准备“过冬”

黄 晴

量,受众中已有怨言,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也到了变一变的时刻了。洗尽铅华,返朴归真,或许将是文化创作模式的一种转变方向。

在经济“严冬”中,生存第一。企业和人一样,也有生老病死,在危机中,生存下来,就是强者。文化产业要学会在时艰中“浴血坚持”,“瘦身”或不可免,但队伍不能散,要特别注意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活下来,就可以“蓄势待来年”。

在危机中,要特别注意寻找“危”中之机。例如,日本和韩国的文化产业,就是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找到了一次发展机遇。目前,新一代互联网已获技术突破,中国在这方面并不落后。新互联网容量和传播速度都大幅提升,很可能成为文化产业新的大市场。

2003 年中国发生非典危机时,社会交际大为减少,聚餐之风戛然而止,人们回归朴真,回归家庭,回归平淡生活。事后,不少人感叹:“过小日子也挺好”。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如果能促使人们改变生活方式,自觉过“低碳”生活,活得更理性,对我们居住的星球,或许“也挺好”。毕竟,全球变暖的问题,已经越来越直接和严重了。文化产业或应努力促进人类的这样一种价值转变,这是一件很有历史使命感的事情。



法西安诺斯在为人民日报读者奉献的画作中,用希腊文题写了“在风、云、水、火的自然元素中,中国和希腊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文字,并用中文书写了“人民日报”字样。

国有深厚的历史,那是中国艺术家的幸运,也是和希腊一样需要面对的课题。历史是艺术家最好的老师,中国和希腊的艺术家都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到中国一次不够,我还想再到那里,我的画也会再一次到那里。”

“我的工作和蜜蜂一样,蜜蜂工作是它们的本能,我羡慕它们,我愿做这样的艺术家。”法西安诺斯是勤奋的艺术家,也是随时准备出发的艺术家,当我请他为《人民日报》的读者写句话时,他拿起笔来,扑身到纸上——

一只口衔橄榄枝的和平鸽从他的笔下生长出来,一个带有挺拔的希腊鼻子的希腊“人一神”在鸽子飞翔的羽毛下栩栩如生,一朵玫瑰生长出来,似乎有风从画面中吹来……他写下这样的文字:“在风、云、水、火的自然元素中,中国和希腊紧紧地连在一起。”

法西安诺斯问我“人民日报”的汉字怎么写,我写完后,他用一笔一画地描在了画作上:“给人民日报的读者”。阿·法西安诺斯,2009 年 1 月 1 日。